

年画中的文化密码

盛于清代源远流长



恒顺刻祖宗马 乌纱帽换红顶

杨家埠有一张古老的年画《三代宗亲》，当地人叫作“祖宗马”。

“祖宗马”是人们能见到的一张最古老的年画，由老画店“恒顺”号最先刻版印刷，比之今天的年画，线条粗放，内容单调，只画了清代衣饰的三位老人，两女一男，男性老人居中端坐，上方刻有“三代宗亲”字样。上色的样张早已失传，只有“线版”还在民间保存。

“祖宗马”是春节人们供祭祖先神像用的。旧时农村都立族谱，按族谱分支设立家堂，家堂中悬挂祖影。除夕夜，每个家堂都挂起“祖宗马”，下面再摆放“故灵之位”的历代宗亲牌位，烧香设供致祭，家家这样，即使是没有家堂的小户人家也在家里挂“祖宗马”祭祖。一到春节，“祖宗马”成了抢手货。靠祖先留下来的这套画版，“恒顺”画店发了大财，一连在杨家埠村里盖起了几套四合院的宅院。

摸准了人们“光宗耀祖”的心理，年画艺人当然要把“祖先”画成达官显宦的模样，居中端坐的男性祖先戴的是“红顶”式官帽。清代，“红顶”是官宦人家炫赫的标志。

随着画市的发展，“祖宗马”被画得更热闹火火的《家堂神轴》所代替。人们找出这块老画版一看：“红顶”帽旁边怎么还留有乌纱帽翅的痕迹呢？这一发现，揭示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密码：明清改朝换代，衣冠更迭，官帽由乌纱变成了红顶子。杨家埠年画却要经过一整套繁琐的工艺程序，一张画需要刻下十几块不同的线版和颜色版，费工费时。艺人灵机一动，在祖传的画版上雕饰挖补，“达官显宦”的祖先就从明代走进了清朝。

据在杨家埠考察，“恒顺”号画店至晚立于明隆庆二年（1568），一段“官帽”换“红顶”的艺术趣事，坐实了杨家埠年画起源于明代，也提供了服饰研究的历史资料。

岁月留痕，古老的杨家埠年画透露出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。无论穷人富人，春节供祭祖先必挂一张穿戴“达官显宦”样子的《三代宗亲》。乾隆年间，《红楼梦》盛行，部分情节也被画入年画中。戏画同源，京剧大师程砚秋来到杨家埠，不光买了年画，还在这里找到了“艺术知音”。



《猴子骑羊》

《红楼梦》入年画 骑羊猴子剃尾巴

有研究家说，杨家埠年画鼎盛于清乾隆时期。乾隆时期也是一个“开谈不讲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”的时代。细读下去，杨家埠年画还真有多处融入了《红楼梦》的故事。

贾母案头上的磬、探春屋里的佛手、贾府里过年放的“炮仗”都走进了杨家埠年画，甚至《家堂神轴》画上的拜年祭祖，也让人想起“宁国府除夕祭宗祠”的情景。

最典型的是《红楼梦》“暖香坞雅制春灯谜”那一回里的事：湘云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我编了一支《点绛唇》，却真是俗物，你们猜猜。”说着，便念道：“溪壑分离，红尘游戏，真何趣？名利犹虚，后事终难继。”众人都不解，想了半日，有猜和尚的，有猜道士的，有猜偶戏人的，宝玉笑了半日，道：“都不是。我猜着了，必定是耍猴儿的。”湘云笑道：“正是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前头都好，末

后一句怎么解？”湘云道：“哪一个耍的猴儿，不是剃了尾巴去的？”

杨家埠有一张《猴子骑羊》的年画：穿了绿色衣衫的猴子单腿立在羊身上，一爪举着蟠桃，一爪牵着拴羊的缰绳，那羊是它的坐骑。猴儿看上去满是玩世不恭的鬼脸表情。作戏的场外还有两个耍猴的“女先儿”在铿铿锵锵地敲着小锣鼓，猴儿随着锣鼓节奏骑羊绕场表演。仔细看，猴儿果然剃去了尾巴，剩下的一小截画得清清楚楚。《猴子骑羊》是“西恒足”画店刻印的，画店由杨氏八世杨景臣创立，如果从明代隆庆二年杨氏立族谱算起，八世杨景臣正生活在乾隆时期。

时过境迁，再没了剃去尾巴“耍戏”的猴儿。猴儿被剃去了尾巴，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细节。艺术是仔细观察过生活后的反映。《红楼梦》是这样，杨家埠年画也是这样。

杨家埠买年画 程砚秋留遗憾

1950年麦黄时节，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到杨家埠买年画来了。乡亲们争着一睹风采，并推选老画师杨万冬接待。杨万冬那年70岁了，画、刻、印全是行家里手，还特别迷京剧里的程派唱腔。他高兴不迭，把程砚秋一行领进了自己的画店里。

走进画店，一张《天女散花》贴在墙上，手执花篮的天女正仪态万方地行走在彩云间，眉眼生动，衣纹飘拂。程砚秋一见，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：“畹华（梅兰芳）先生什么时候到这里演出来了？”《天女散花》是梅兰芳创作的一出名剧。

杨万冬便将《天女散花》送给程砚秋，程砚秋连声道谢，又买下一张“美人条”的《连年有余》。上面的年轻渔妇头戴虞姬罩，身穿彩衣，披了云肩，完全是戏曲装束。只有肩上的鱼网还象征着“连年有余（鱼）”。程砚秋看得入迷，渔妇身材怎么画得这样苗条，脸上的表情怎么那样妩媚迷人？杨万冬介绍：“这是年画里画戏的绝招：画谚说‘七分身子八分脸’，画的是人物脸和身子的大半个侧面，这样才是苗条妩媚的神态。”程砚秋大为感叹：“可真是的，怪不得说戏画同源啊。”

程砚秋在舞台上扮演俊俏女子，后来身体发福，脸型也变得宽大英武，影响扮相。后来，有位名叫罗瘦公的诗人也是“程迷”，出了个主意，让程砚秋侧着大半个身子立在台上，这一来就妩媚窈窕了许多，真是“七分身子八分脸”，没想到程砚秋在杨家埠年画里找到艺术知音了。看了这些“美人条”，他连连摇头说：“可惜，真是太可惜了。”他问杨万冬：“你们杨家埠也画我的戏吗？”

杨万冬一下打住了话头，还真的没有“程派”戏的画。“有钱没钱，买画过年”，老百姓要的是过年的喜庆劲儿，程砚秋演的全都是催人泪下的感情戏……出于礼貌，杨万冬答应为程砚秋画一出戏。

程砚秋离开杨家埠后，村里人忽然发现：“谁说没有程派戏？在一张《四月十八庙会》的老年画上不是有《三娘教子》吗？”遗憾的是，《四月十八庙会》是清代画师杨兆京创作的，那时候演这戏的是“同光十三绝”里程长庚、梅巧玲这些京昆名伶前辈。

程派戏的年画到底没画出来。据说，1953年程砚秋出席全国文代会，碰到杨家埠年画艺人的代表，还问起过这件事情。

